



1999年，當業餘考古收藏家盧錫波先生將畢生收藏的近7,000件考古標本捐贈給本館時，考古門外漢的我被呂理政組長指派承接了整理工作。在約4年的整理期間，只好不時的去煩擾德仁，問東問西的提出了許多的問題來請益，好脾氣的德仁總是不厭其煩的解釋說明給予滿意的解答，帶領我對臺北的史前遺址有了粗淺概念。我甚至對德仁提出無理的要求，在標本入庫典藏前的幾個月內，請他每日下午撥出約2-3小時的時間，一同進行標本的逐件檢視與資料核對的確認工作，雖然當時德仁正因為整理另一位收藏家郭德鈴先生捐贈的13,000多件的考古標本而十分忙碌著，熱心的德仁卻並不因此而藉口推託掉，反是極力配合而無所報怨，讓人感到萬分的信靠與依賴。

德仁於2008年10月28日下午3點48分，病逝於高雄醫院，結束了44歲年輕的生命，讓許多人捨與不願面對。尤其是每當籌展時的我，就會憶起德仁，缺少了這份助力，常常讓我感覺十分吃力，不自覺的會抬起頭來搜尋各角落，盼望能再見到德仁的身影與我並肩作戰。

(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技士)



學妹眼中的德仁學長

文·林秀嫻 / 圖·葉前錦、黃信凱、林秀嫻、洪珊珊



印象中，第一次見到德仁學長是在人類系洞洞館的地下室，當時地下室就是系學會的所在，而兩邊的辦公室分別是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謝世忠老師與已經退休而轉戰臺南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的戴瑞春副主任。當時正值1989年，德仁學長也還在唸碩士班，應該正在寫他的碩士論文。

基本上，德仁學長就像一座可以移動的人形資料庫，很多問題都可以先問過他後再去查資料，當然，偶而他也是會不耐煩的，然後，他可能會看你一臉就走人或是回你一句「你不會自己去找囉」。運氣好或是場所對時，直接借到書的情形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說，剛好到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1991-1998）或是史前館中他的辦公室（1998.12.29 - 2008.10.29）。

學長除了愛買書與剪報的習慣以外，他的田野經驗也是非常驚人的。雖然，系上的考古田野實習課不是我第一個田野，但從十三行搶救發掘、系上田野實習課（左營試掘與大湖遺址的發掘）、金山的教師考古訓練營、大竹圍的試掘、東河遺址的搶救發掘、到鳳鼻頭的試掘，短短幾年不到的時間，我們一群人就跑了東南西北多處遺址，當然，德仁學長參加的普查與試掘更是「族繁不及記載」。

另一方面，學長非常喜歡動物。目前記憶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臺東家中養的貓。基本上，他養貓只是餵飼料與跟貓玩，印象中，他最後養的一批大概是一家「貓」，也就是至少一隻

1 這群人大致包括了德仁學長、郭素秋學姐、張菁芳學姐、楊鳳屏學姐、戴瑞春小姐，還有筆者。

相識的幸福

文／圖·江芝華

母貓與n隻小貓，然後這一家貓會在學長家從客廳的紗窗破洞間進出。集郵、集卡片（如悠遊卡與電話卡）與參與公益活動（包括每月的定額捐款）也是學長長期維持的習慣。還記得，包括筆者在內的一群人三不五時就會拿著用完的卡片來問他：「學長，這個卡片你有嗎？你要不要？」

另外，學長在執行「非禮勿言」這個習慣上，算得上非常用心。很多時候，可以觀察到他或許對部份人事物上不滿，但是多數時候學長可以做到不說人長短。他算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也時不時會提供一些不錯的建議，但印象中，他很少說人是非。除此之外，他也非常「好客」。我想不少人都有的經驗：除了前往臺東拜訪學長時，學長會帶人去「歐香」吃牛排外，他回臺北時，還會用國民旅遊卡宴請眾人！

德仁學長也很喜歡參加各式活動，然後在旁邊拼命拍照。所以，當本期主編要求每位作者都需附上多張照片時，筆者可以找到好幾張學長幫忙拍的照片，只是其中獨獨沒有德仁學長的身影。幸好，如今臉書的強大巧能，在幾位學長姐妹的協助下，本文得以湊到4張他的照片。而一如洪珊珊學姐與黃信凱學長的留言：「好棒！都是開心的笑容」、「他永遠都是開心的笑容」，也如同林青梅學妹所說「懷念這親切的身影」。

（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一直不願提筆回憶學長，因為一旦下筆，就表示學長真的走了，不能再駝鳥的假裝一切都是假的……。

初識學長時，學長大概比現在的我少個一兩歲，我則是剛踏出大學校門的社會新鮮人，那年夏天，在考古館，和學長學姊夫妻兩人隔著一堵牆一塊工作，一塊出田野，那共事的一年時光裡，不但跟著學長學考古，更深刻的感受到學長敦厚待人的溫暖，是那份溫暖，使我每每想起學長，心是暖的，雖然也伴隨有更多的不捨……。

在和學長相識的幾年時光裡，從來不曾聽過學長對任何人有所抱怨，其實常常覺得學長應該是受委屈了，有時候甚至生氣學長為什麼不生氣，但他只是淡淡的一笑，繼續關心著身邊的人，四周的小動物。

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初踏進考古學的世界時，是學長夫妻兩人在旁邊陪著走着，當時無論有什麼問題，只要喊一聲學長，問題就不再是我的問題。第一次地表調查，是學長指出陶片、石器在地面上的存在，讓地表不再只是泥土、石頭覆蓋的平面；第一次考古發掘，是學長拉起方方正正的探坑，一步一步的解釋如何發掘、記錄及拍照，就這樣短短的一年，跟著學長進出田野，常常佩服學長的耐心及細心，不管外在的一切，就這麼不疾不徐的工作者。一直記得，學長常常會皺著眉頭看著我們挖的坑，嘀咕我們老把方形坑挖成多邊形，然後拿起他自己專用的小平鏟，一點一點的把多邊形坑又變回方形坑。學長也常常讚嘆我們怎麼可以把記錄本弄的如此骯髒，把田野的土也給帶回宿舍，但是我們才不懂，學長為什麼可以老是維持乾乾淨淨的，甚至連字體也工工整整，彷彿是坐在室內完成的。我想這些是我怎麼也學不會的吧！

後來，學長去了史前館，那段時間，只要看到學長，似乎就有來自台東的禮物。學長上台北開會，會帶些書或小紀念品上來，若是我們出田野，只要時間允許，學長也會提著台東名產來看我們。記得一年寒假，在花蓮出田野，學長利用週末，搭著火車來看我們，從知道



學長一直都是田野裡最好的攝影師，不但為這些遺物提供最真實的紀錄，也記錄了每個人在田野的身影，沒想到攝影師走了，我們卻找不全攝影師自己的畫面！

學長在田野裡總是這樣，不疾不徐的工作者！

田野裡的學長是大家的好長官及好幫手，總會在需要的時候伸出他的手！